

杜恒悟 著

半半村记事

一位农业局长的小说

BANBAN CUN JI SHI YI WEI NONG YE JU ZHANG DE XIAO SHUO



北方文艺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半半村记事 : 一位农业局长的小说 / 杜恒悟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78-3594-7

I. ①半… II. ①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261号

书 名	半半村记事: 一位农业局长的小说
著 者	杜恒悟
责任编辑	孙 茜
助理责编	赵 婷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营销部) 010-58200905转801 (北京中心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8200905转802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太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36千字
印 张	6.625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3594 - 7
定 价	22.00元

序一 真情与实感

曹 杰

和杜恒悟相识,有二十多年了。

那还是他在阳高县鰲石乡当乡长时,可称是我的父母官,他口碑不错。看年龄他当时也就三十出头,一副笑咪咪的模样,给人一种亲和感。因他爱好文学,工作之余在坚持写作,我也发表过几篇小说,我们便走到了一起。后来又在市文代会上见过一面,方知他乡长、书记地在几个乡任职,又调回县农业局当了局长。本来还想询问一下他写作的情况,可他的事很多,这一别便再没什么联系。

我想文学写作和讨吃棍一样,难拿也难放,沾在手上就甩不掉。他身在基层工作,阳高又是个贫困县,酸甜苦辣的事深有体会,正该是他倾吐时,应该会有不少作品问世。可常在报刊上浏览,也未见到他的名字,不由就有点纳闷。这也许是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一种职业病。可哪想到,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早晨,我刚从外边散步回家,正准备吃早饭,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杜恒悟站在了面前,不由感到一阵惊喜。请他进屋后,他说他快到退休的年龄了,已提前离岗啦,在家无事写了几篇小说,加上过去写的那



些,想联系出版社,准备出书。接着便拿出一本厚厚的打印稿,要我给他写个序。接过打印稿,我看看目录,又翻了翻,十几篇小说,沉甸甸的一本。我说,作家写作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你工作在贫困县的最基层,处于矛盾的中心,长时期泡在这生活中,纠缠在矛盾中,千千万万的事在激励着你,你有不可忘怀的体会和刻骨铭心的感受,估计你不会搁笔。他笑了笑说,不管怎样,也下了番功夫,印个本子,想有个交代。我说什么交代?你在基层工作二十多年,甘苦体验最深,你占有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退下来正是创作的好时机。要写长篇,就写你们这乡长、书记,一定别具特色,没有哪个作家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说我没给人写过序,你曾做过我的父母官,你这书的序我不能不写,长篇出来后我还给你写序。

送走杜恒悟,我吃过早饭,拿起他的书稿翻了几页,可这一翻就放不下了。其中干部的公正、无私、权谋、腐败、自私、愚蠢,刻画得细致入微,各类矛盾纠结,难解难分。群众生活贫困、艰难、节俭和正直,令人同情和起敬。十几篇小说稿我便一气读完,感到几乎篇篇都以写乡长、乡党委书记为主,篇篇都体现基层工作难做和贫困县的艰辛,揭示的主要矛盾是乡干部和群众的矛盾。我每年差不多都回村一两次,每次都听到乡亲们抱怨,看到基层干部工作的艰难,这些情况都体现在这部书稿中,因此读起这些作品,便感到十分真实亲切。

首先感到的是,人物塑造个性鲜明,各有特点。《一千万》中的鲁县县委书记甄大道上任后,看到县里经济萧条发不了工资,干部酗酒打麻将麻木不仁,他带头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长期开不了工资的郝老师遗书和半盒没有抽完的官厅烟。他便在召

开县五套班子会议时,要大家都把口袋的香烟统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每人都轮着抽一抽这三毛钱的官厅烟,他念遗书让大家抽烟。这郝老师执教多年,因发不了工资,病倒后无钱医治,临死留下一份遗书,嘱咐儿子好好做人,对他薄葬,不要买香纸,把官厅烟烧在坟上就行了。这篇小说将甄大道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表现得淋漓尽致;《谁知道》写的是鲁乡党委书记钱顺,砍树卖树谋取私利的事。他通过各种手段,把村民的五百亩树砍伐卖掉纳入囊中,不仅没受惩罚,反而升迁,充分表现了钱顺阴险、狡诈、贪婪的嘴脸;《砍书记》中的X乡党委书记牛民,是个全心全意为民办事的干部,他诚实、率真,敢于抵制歪门邪道。为解决A村制种玉米授粉问题,他不怕惹麻烦,亲自用镰刀将该村惹不起的二圪蛋三亩普通玉米砍掉;上级派来脱贫检查工作组,县委书记想捞政绩,给他安排了汇报内容,千叮咛万嘱咐要他照本汇报。可工作组来了他汇报完后,禁不住捅出隐情,给砸了锅。B村人畜没水吃,他费尽口舌从上面跑回二十万打井费,县水利局有人要收费,因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人家却扣住钱就是不下拨。打井队立起井架正在钻探,水利局的人却要拆井架。砍书记说,谁拆井架他就发动村民打断谁的腿,硬是强迫打井队把井打成。他修路、植树,发展水浇地,为群众办了好多实事,也惹了不少人。换届时县里不给他安排工作,他便外出打工去了。砍书记的形象写得可爱可敬,令人同情,也让人感到官场的无奈。

其次是故事生动,耐人寻味。半半村是最穷的一个村子,村民们一半住在沟坡上,一半住在深沟下,土地挂在荒坡上,每年都缴不起公粮。但自古种地不能不纳粮,县对乡又实行一切开销大包



干。无奈山书记带了由乡武装部长、治安员等组成的工作组，便住进这半半村，采取入户搜粮赶猪赶羊等办法讨要公粮。农民们却转移的转移，寄存的寄存，和他们捉着迷藏。好容易搜缴了几麻袋粮，夜间却被人偷了个精光。虽说这山书记有点二杆子劲，却也反映了贫困县干部群众的无奈；《乡长马登山》是写马官庄乡应付打狂犬疫苗的事。县里下发通知让统计全乡有多少狗，马乡长认为疫苗是县里给发，便让随便捏个数字。可报上去后，县里却要六万元的疫苗费。乡里穷得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变着法儿又报，说乡里发动群众把狗全打死了。谁知县里要派工作组来验收，他们只好选择了两个村把狗全藏起来，作为工作组的验收点。哪想到验收组来后自己选了两个村要验收。马乡长便说这两个村都是山路又远，不能走汽车，只能骑摩托和步行。验收组无奈，只好按他的安排去验收，狂犬疫苗的事才算了结。故事幽默、风趣，纯属数字游戏，把马乡长写得不动声色，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还有一篇是写村官艰难的生活。女大学生白雪的母亲是下岗职工，家里特别穷，白雪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考了村官被分配到一个穷山村当村长助理。该村原支书、会计、妇联主任，都是有其名无其实，什么都不管。她看到村里缺水，想为村民办点事，东奔西跑历尽艰难，最后通过同学关系找到市水利局副局长，总算给村里讨下一笔打井钱。哪想到县水利局局长看上这女大学生的相貌，通过乡党委书记要她嫁给他儿子。可这局长的公子不仅丑还没文化，这女大学生处于两难境地，让人感到苦涩和愤懑，而她讨回的打井钱却被乡政府盖大楼挪了去。

了改革开放中贫困县的阵痛,也是对当前农村工作的一种探索和反思。许多问题抓得特别新鲜,细节刻画十分生动,还有几篇带有警示性的文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全书充分体现了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深刻的生活体验。人们曾把文学创作分成许多派别,在我看来,对生活的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一派。杜恒悟在若干个乡当乡长、书记,又当农业局长,前后和农民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对基层工作体验刻骨铭心,有着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对一个热心文学者来说,退休不是安度晚年,而是创作的时机。杜恒悟的创作条件得天独厚,应创作长篇小说。就他的经历和水平而言,他一定会写出一部反映农村基层干部甘苦的独具特色的巨作。阳高县有闻名于世的许家窑旧石器遗址和许多新石器遗址,曾出土春秋战国大量的钱币,还有古城汉墓群。阳高县最早称高柳,比大同的城建史要早,可谓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应该有这样一部长篇佳作问世。我从来不善于评论,也没想到给人作序,此文是阅读这部书稿的一点感受,是一孔之见也好,有偏颇也罢,算是向作者的一个交代,是以为序。

2011年5月20日

序一
真情与实感

005



序二 小说与乡土

王祥夫

小说和庄稼一样，是必须要生长在一定的乡土之中，才会有好花好果可看。我读小说，最怕看那种貌似翻译小说的小说，而喜欢萧红的小说也正在于她的小说能让人感觉到乡土，还有孙犁先生，或再加上赵树理，其语言故事均能从生他养他的乡土间抽枝展叶，所以才葳蕤地好看。我以为，“乡土小说”和“乡村小说”不是一个概念，但，都重在要有故事。

写小说第一要务就是要先学编故事，可以说没有故事就没有小说，故事永远是小说的底盘，即使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吴承恩的《西游记》都不会例外。没有故事这个底盘，车轮将安于何处？更别谈思想的方向盘。应该说，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乡土”，而他最好的作品也大多是生长于这片“乡土”。有友人多年前移居于新西兰，诉苦说写不出东西，这不难让人理解，你把一棵庄稼拔离土地，看它还能不能再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杜恒悟的小说几乎都是从乡土间来。当年编发他的小说，感觉是字里行间有蓬蓬勃勃的生活，相比较，技巧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是当时看到一个新作者的佳作时的某种冲动，或可

以说是一种喜悦,又好像久居红尘滚滚的市廛,忽然来到郊外,看到满目青青的庄稼,其心情如何?

杜恒悟的这本小说集,凡短篇一十二篇,几乎篇篇都不离乡土,大到人物的感情和思想,小到景物时令,几乎都不离阳高的乡土。作者既是那里的人,又在那里工作,生命与血脉和那地方紧紧相系,这样的作品你不可不看。读这样的小说有一种好处,其诉诸文字的风土人情是第一手的,新鲜而多汁,而且原汁原味。

山西作家,山药蛋派小说,近六七十年来,赵树理应该算是第一人。至今读他的小说犹能令人神往。其叙事之快捷,以故事发展而带动人物使之鲜活,只三言两语,便会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印象,其经典之作,当数《小二黑结婚》。山药蛋派小说发展到今天,其意义仍在于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密切关注种种的乡村现实,批判精神始终是山药蛋派小说的刀锋所在。杜恒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努力,其小说作品表现出了很好的批判力度。

在杜恒悟的这本小说集里,《二兰兴看田》,即以篇名看,便不难看出其源流承继所在。故事发生在地埂田头,乡村的智慧,人情的冷暖贯穿小说始终。读这篇小说,让人唏嘘山药蛋派小说至今犹能不绝如缕。《谁知道》这篇小说写尽了乡村人事的百般纠葛,并从另一个侧面写出城乡发展中的利益冲突与矛盾。《砍书记》这篇小说得山药蛋派小说之神理。读这篇小说,让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话本叙事艺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渐渐式微。话本叙事乃至后来的明清小说,其特点均在叙事快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跳脱,完全打破了时空,以写意之笔交待细密的现实生活,一时有多少便捷!山药蛋派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多少年来,多少学者忽



略了它成功承继话本叙事手段这一重要因素。如提高到这个高度，杜恒悟的小说在这方面有所继承。在这本小说集里，值得注意的是《半半村记事》，叙事跳脱多变，处处焕发着话本小说叙事的神采，是一篇值得再读的小说。

杜恒悟与他小说的关系，他的小说与阳高那片乡土的关系，广而大之，他的小说与山药蛋派的关系，可以说是在一个整体里边，这个整体与传统的话本叙事艺术又不能不联系在一起。山药蛋派小说发展到今天，以文学叩问世事的精神何在？面对芸芸众生，我想依然是作家应该怀有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斗争性这三点。这既是山药蛋派小说最根本的价值所在，也是杜恒悟小说的文心所在。

小说和庄稼一样，必要在它自己的乡土上多经风霜雨露才好。

作家和庄稼也一样，也必要多经风霜雨露才会有好的收获。
是为序。

2011年6月25日

目 录



序一 真情与实感 曹杰 / 001

序二 小说与乡土 王祥夫 / 006

一千万 / 001

谁知道 / 012

砍书记 / 026

半半村记事 / 043

乡长马登山 / 060

没一个好东西 / 073

雾 / 100

刁民张伟大 / 117

不能说 / 131

付站长 / 155

哦,白雪 / 163

二兰兴看田 / 178

农业局长的情缘 许孝堂 / 190

后 记 杜恒悟 / 196

目

录

001



一 千 万



天气干热干热的，热辣辣的太阳简直要把这座县城烤化。新来的鲁县县委书记甄大道今天在常委会议室主持一次专题座谈会。会议的议题早已通知了大家，甄大道的开场白也简明扼要，似乎心情十分平静。哪料到，电风扇嗡嗡的声音似催眠曲，把人们的眼睛都催得微闭起来。

“噚——噚——噚”，墙上精美的时钟悠悠地敲响。它不仅告诉人们时间已过去了整整半个小时，似乎还在提醒人们：要座谈就该发言了，与其在会议室打瞌睡，还不如干脆回家去睡觉。

一
千
万

001



甄大道也不能忍受这种沉默再继续下去了。这个头由谁开更合适一点呢？他琢磨来琢磨去琢磨不出个道道。这个会难道不该开吗？板是他自己拍的。难道会议的范围大了些吗？这又是多数同志的意见，他不好不听呀。在冷场面前絮絮叨叨地去启发诱导这不符合甄大道的性格。何况，今天的议题实际上是参加座谈会的人逼出来的。在私下里，每个人对此都有说不完的话，真要让他们在会上说说，都不吭声了，实在是咄咄怪事。甄大道锥子一般的目光几次扫过每个人的脸，遗憾的是，不少同志他还不认识。

“要不，我先说上……两句。”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县长乔善慢慢腾腾，欲吐又吞，平时他那尖尖的嗓门，极富有感召力的演说今天不知哪里去了。他先来了个自我批评，“我没有把税收工作抓好、抓紧，现在离过半只剩二十天了，五月底，我县欠进度五百万，要完成过半任务还差进度五百万，这一千万……我就说到这里吧。”

乔善这最后一句话，使甄大道平放着的手攥成了拳头，他猛地举起准备狠狠地砸下去。理智立即又提醒了他，刚举起的拳头又放了下来。那似刀子刻过一般棱角分明的脸膛显得异常冷峻。坐在他右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有德，将甄大道右手变化的前前后后看了个真真切切。甄大道稍一扭头，当他那求助的目光与县长那难以言状的目光交织在一起的瞬间，甄大道紧闭的嘴唇蠕动了一下：“王县长，这话和没说一样。”随之，摊开了两只手。

“是的。”王有德圆润润的这两个字虽然声音不高，刚刚盖住了电风扇的嗡嗡声，但似强烈的地震波一般，立刻传到了每个与会者的耳膜，震荡着与会者的每一根神经。刷地一下，人们的目光

都被吸引了过来,想听听县长的高论。王有德却从中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来,他又不去摸打火机,而是四个指头将烟捏过来捏过去,“我还是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我点名了。”甄大道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点到谁谁说,财政局长来了没有?”

财政局长叫常存元,鲁县的人们都叫他常没钱。财政局长管着全县近万人的工资和几千万各种经费。找他要钱的人天天挤满了他的办公室,对要钱者他常答复只有两个字:没钱。久而久之,你向他问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搪塞你。上班时,人们问:“常局长,早早来了?”“嗯,没钱。”下班时,人们问:“常局长,回家呀?”“嗯,没钱。”“常局长,今天外出不?”“嗯,没钱。”“常局长,县里开的什么会?”“嗯,没钱。”这会儿的常存元听到甄书记叫他,猛一激灵,脸膛红得要命,毫无疑问,那是酒精的作用,中午的酒喝得有点过量,常存元竟斗起了酒胆:

“甄书记及各位领导,我已经五十好几岁了,这个局长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了。过半我们还要一千万,要把这一千万收起来那是白日做梦。硬要过半也能过,领导说话嘛!反正有两个字——没钱。”

这话说得太损、太绝,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了。会议室似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甄书记会作如何反应,人们的热汗与冷汗交融在了一起。人们见甄大道那线条十分精致动人的嘴唇并没有开启。随之,会议室便沸腾了。有的直摇头,有的竖起了大拇指。三三两两咬耳朵,两两三三发感慨。会议室像一锅煮沸了的软粥,哧哧哧,米喷向四方,泡到处冒起……



“请大家静一静。”分管经济的副书记贾一升长着一双眯缝眼。常存元的话显然把他激怒了，“我谈一下个人的意见。”他那高傲又卑微的眼波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在甄大道和与会者的面前，“武书记（指刚从鲁县调走的县委书记）刚刚走，甄书记初来乍到，今天是研究税收研究过半的，常存元却踢开了摊子。你不想当可以辞职嘛，为什么这样不近人情冲撞领导。”贾一升那得意的目光落在甄大道的脸上。

“我不近人情冲撞领导？”常存元腾地站了起来，挥动着手臂，“你算个什么领导？在你的领导下，我县的税收搞了多少虚假数字，搞得市里给下达的数字越来越大，搞得县财政的状况越来越差，你够卑鄙了！”

贾一升在鲁县党内排行第三，当过乡党委书记、副县长。前任县委书记很器重他，临走给搞了个副书记还排在了前头。在鲁县，谁敢顶撞他呀。他脸上的肌肉气得一鼓一鼓的，不断地眨巴着眯缝眼企望着甄大道的支持，可甄大道的嘴唇似贴了封条，还是那副面孔。贾一升咬了咬牙，咽了口唾沫，“你，常存元不要激动，不要瞎说，今天县领导大部分都在场，你不想参加可以走路。”

“走路？”常存元鄙视地大笑，“我是该走了，但你更该走。”

贾一升的脸刷地羞成了一块红布。

会议室又静了下来，电风扇嗡嗡的声音，这会儿反把大家的眼睛都催大了。那一双双被催大的眼睛偷觑着甄大道，想从他的目光和表情中看出点什么来，可什么都看不出来。不少人把目光投向贾一升。只见贾一升强打着精神给甄大道和王有德本来很满的水杯中加了一丝儿水。贾一升放下暖水瓶，在甄大道的耳朵上

不知说了句什么，甄大道点了头。贾一升便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了，请国税局局长发言。

国税局局长语气缓慢而沉重：“就我们鲁县国税来讲，并不是过不了半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领导的重视，领导都重视地税而轻视国税，当然，地税收的钱县里能用，而国税收的钱要上划中央，按比例返下来对县财政来讲有点吃亏，就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理解。第二个问题是税收的手段，鲁县的十家大的工业企业欠税就达一千万，难道他们真的交不了吗？显然不是，而我们税务部门又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过不了半，我们税务系统干部的工资只能拿到一半多，这且不说，我个人受上个黄牌警告这也无所谓，反正离撤职还有半年。问题是甄书记、王县长怎么向市委、市政府去交账？能把完不成任务的账向上交吗？请领导们三思而后行。”国税局长显然是在恳求。

“我们本来能够过半，甄书记刚来，为什么说不能过半呢？真是岂有此理。”贾一升在义愤之中，显然从国税局长的嘴巴下捡了根稻草。他那双眯缝眼转到了常存元身上，立即补充道，“常存元今天喝得多了，我不会计较你的。”

会议室又成了一锅粥，吵吵嚷嚷不成体统。谁也没有想到，这时会议室的门“哗”地被推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

“我们要找甄大道书记！”

“我们要找甄大道青天！”

谁也拦不住了，这群人谁也推不出去了。只听他们吵吵嚷嚷骂骂咧咧……

甄大道站了起来，眉宇间凝成了一个疙瘩，眼尾边的皱纹也



像刀子刻出来的一样，冷峻的面孔犹如一座冰山：

“你们要干什么？我是甄大道。”

那一群人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指挥下，乱哄哄地先后跪下了。

“我们有罪……”

“我们不该来找甄书记。”

甄大道的眼睛湿润了：“你们来找我，显然有话要说，请你们站起来，一个一个地说。”

那位满头白发的老者指挥大部分人退出了会场，留下三四个人，他们这个一句，那个一句，总算把要说的话说明白了。

他们是鲁县城关镇的退休教师。去年，由于城关镇的税收任务没有完成，县里决定先搞个试点，今年就把城关镇教师退休工资放到镇里解决。可现在半年过去了，他们才拿到一个月的工资。城关镇说解决不了还要往县里推。这群人已经上访了好几次了，信访局的、县委办的、政府办的。领导踢过来推过去，谁也没有给他们解决问题的诚意。昨天夜里这群人失去了一个伙伴，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教师叫郗财，因拿不出药费，半夜让儿子从县医院偷拉了回来，回家之后，躺在炕上便再也没有醒来。今年郗财同样只开了一个月的工资。两年了，没有给他报过一分钱的药费，也没有给他发过一分钱的药费。现在家里能吃的，只剩下起了虫子的半布袋面粉和半盒官厅烟。死人躺在了炕上，买棺材的钱还不知在哪里。郗老师的儿子和部分老师在饭店里找到教委主任，教委主任说没有办法。他们又从麻将摊上找到了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镇长说镇里没钱。